

君婷 著

我心中 被删除的 姑娘

三十一岁离婚并失业的自己，
和这个世界同谋，
去删除一个姑娘。

绝大多数人都不假思索地
日日对自己进行着精神的自残，
性情的捆绑和言行的限制。

自己的方式才是唯一的方式。

'Don't hate what you don't understand.'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三十一岁失婚并失业的自己，
和这个世界同谋，
去删除一个姑娘。

绝大多数人都不假思索地
日日对自己进行着精神的自残，
性情的捆绑和言行的限制。

自己的方式才是唯一的方式。

'Don't hate what you don't understand.'

我心中 ~~被删除的~~ 姑娘

君婷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心中被删除的姑娘 / 君婷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303-19749-1

I. ①我… II. ①君… III. ①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66368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WO XINZHONG BEI SHANCHU DE GUNIANG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45千字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策划编辑: 边 远

责任编辑: 王 强 王 宁 王 亮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卓义云天

责任校对: 陈 民

责任印制: 马 洁

封面插图: 君 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5079

献给爸爸妈妈
献给 Julia

目 录

1. 幸优与幸与茜 / 1
2. 朱 栗 / 31
3. 唐 棠 / 87
4. 付 川 / 105
5. 姜姜、宽宽和浪浪 / 129
6. 我们的爱 / 147
7. 生日快乐 / 169
8. 线团猫 / 183
9. 红糖水 / 203

10. 非暴力 / 217

11. 睿海德 / 239

12. 双胞胎 / 257

13. 杀死幸与茜 / 273

14. 六号院 / 285

“那女的没有脚脖子。”

“啊？”

“就是没有脚脖子啊。你看她小腿，从腿肚子往下没一丁点弧线，直接就嵌进鞋里头了。”

幸优放松地歪着身子躺着，靠在我身边。

我低头快速看了一下表，和幸优认识整整五个小时了。此刻，我怔怔地看着她说的那个没有脚脖子的女人。

幸优的眼神，一路嫌弃地追着那对称不上“脚脖子”的脚脖子，看得很是投入，末了，才把目光转向我，用一

种近乎滑稽的表情严肃说：

“我最见不得没有脚脖子的女人。你知道吗，这和瘦不瘦、腿细不细，没一点关系。没有脚脖子就是不行，瘦也没用。”

那样子，就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脚脖子的女人都该就地自行了断似的。

此时，我和幸优两个人都穿着齐膝的连衣裙，所以光着四条腿，四只脚。看去，有点像两个七八岁的小女孩，玩累了一起躺在野地里。

酒吧露台的位置，要求客人必须脱鞋子。春日的傍晚，一张张桌子隐藏在巨大的白色纱帐后面。客人都像我们一样，一桌桌光着脚，休憩在绵软的深褐色沙发席里。远远望去，整个露台上好像布满了一张张舒服的炕。不同的是，人们还不能就此懈怠地睡去，都还需要陷在某种应酬里。

在这巨大沙发席舒适的召唤下，幸优的姿势一会儿歪着、一会儿倚着、一会儿干脆躺着。而我则不行，总觉得有些不安，仿佛需要一直藏着双脚，以小美人鱼的姿势端

坐着，缓慢地啜着一杯Mojito（莫吉托）。

杯子里不断有碎碎的绿叶样子的东西浮上来，这情景让我有点烦躁。应该是碎薄荷吧。

幸优说的没有脚脖子的女人，是坐在不远处一桌上的客人。

她从卫生间回座位的瞬间，便被幸优的眼睛和毒舌头逮到了。

那女人脱了一双Manolo Blahnik（莫罗·伯拉尼克）新款的高跟单鞋——是那种尖头绛紫色的。这款鞋到处都是仿品。她敏捷地蹿上“炕”，然后一头倒在了一个外国男人肥厚的肩上。

幸优没说错。她即便没穿鞋光着脚，那脚脖子也还是显得不妥。

肩膀肥厚的外国男人，估计年龄还很年轻，一脸不是省油灯的长相，米色休闲衬衫的领口处至少有三个扣子没系上，胡子拉碴，并且眼睛乱瞟。他和没脚脖子的女人动辄便纵深舌吻起来。那副样子，就好像有今朝没明天，又

好像只是要把对方吃掉。

这样的怪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之前的那场活动上就很是繁多。我和幸优，也是在五小时前那场时尚派对上认识的。而此刻，我和她在夜色中，好像已经默契自如得快要脑袋靠着脑袋。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我们是私交甚好的闺蜜，或者干脆是姐妹。

五小时前的那场活动，发生在城东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宴会厅。某个国际知名设计师在城中首家“概念艺廊”开幕，于是，便有各路的明星、时尚名流和媒体人悉数前来捧场。当然，也有我这种全然编外人士混进来。

当我到达宴会厅的时候，所有主角都还没有来，但是，室内已经是一种挤庙会一般的景象。

穿着时尚前卫的男男女女，一簇簇地挤着聊天。他们无一例外，个个顶着一脑袋奇怪的头发。对于这样的人群，你纵是看一千人、一万人，那里面，也绝对没有一个胖子。

男人们都有些像多节的昆虫，各种颜色的裤子包在麻秆一样纤细的腿上，让我想起蚱蜢和螳螂之流。大部分人

光脚穿着咸鱼样的尖头鞋或软皮鞋。

女人们呢，则是仿佛把整个丝芙兰化妆品店都搭建在了自己的脸上，像是在糊墙一样地化妆，全部艳丽浓重得可圈可点。

没过多久，被挤到我身边和我换名片的就是已经有某国际媒体奢侈品板块记者、公关公司客户经理，以及名字繁琐的设计公司创始人。

那时的幸优，在几步远的角落里站着，旁边挨着巨大的黑色音箱，不断有人凑到她近旁说话。

我在一边观察她。她的话不太多，手势和表情都很有些磊落的气质。只见她一会儿调皮地瞪眼、一会儿吐舌头、一会儿夸张地耸肩膀，更有的时候，她两腿内八字地交叉站着，好像显出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幼稚和脆弱。

初次见到幸优，让我想起“小学六年级的中队长”这样一个概念。也就是说那种好像学习永远不费力、扎一个马尾，漂亮大方并充满燥热能量的小女孩。

说实话，这满场子没有不抢眼的女人。一个一直站在

我左前方的三十五岁上下、一脸精明的女人，完全没穿内衣，骄傲地凸着点，晃在和她聊天的一个戴夸张礼帽男人的眼皮子下面。

但是幸优，好像还是莫名其妙地技高一筹。她个子不高，甚至可以说有点娇小，却踩着一双斑马纹路的平底鞋，穿在脚上是严丝合缝的舒适，看得出是上乘的细致设计。那一双脚很瘦，裸露的脚背上显出很细很细的筋骨。身上裹着一条黑色一字裙，剪裁简单得甚至透露出一种洁癖。裙子本身没有什么突出的腰身，但却在臀部的位置自然优雅地翘起弧度来。她的黑头发真是乌黑乌黑的，只简单地扎一块短马尾，发丝显得柔韧顺从，毫无横生的枝节。全身只有一块款式细密的银色老式女表，细细地勒在腕子上，还有薄薄的耳垂上轻轻嵌着两个微小的钻石耳钉。

她的肤色很健康，也普通，像所有东方人一样偏黄偏暗，但有种诱人的完整感，裸露的部分像一面完整的锦缎。

一张脸上没有多么的娇艳夺目，却有种十分周正和大气的美丽。一双山猫一样的眼睛，眼角微微向上吊着，两瓣嘴

唇薄的很绝情，上嘴唇几乎是要隐遁一般的锋利和任性。

眼前的姑娘，毫无疑问是格外活泼灵动的所在，但是举手投足又都透着一丝极端的厌倦和傲慢。

就在我默默用目光偷袭她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迈着四方步，慢腾腾地晃到她的面前。

这个男人一身的张扬气息，实在不得不引人注意。他的额际线呈一个标准的“M”型，不太长的头发以一种十分张扬的姿态向后背着，发丝呈现出光亮和韧度，想必是喷了不少啫喱。身材高大壮实，多一分便显得胖，少一分好像又不够雄伟。麻质白衬衣松松垮垮地穿在身上，像个纨绔子弟似的，但是四五十岁的年龄感又为他增添了莫名的性感和稳重。

男人脸型饱满，上唇和下巴都是短而坚硬的浓密胡须，五官没有特别的可圈可点之处，但是一双眼角的纹路和嘴角刀刻般的弧度，似乎永远藏着难以拒绝的笑意。那种笑容本身便充满矛盾的信息，可以说很老练，也可以说很慈爱，又甚或可说很邪恶。

在人群中，这男人就像个十分显眼的靶子，随着他缓缓地移动，看得出，几个在场的女人开始心猿意马地望向他，包括我左前方那个没穿内衣的凸点女士。

男人从后面将手伸向幸优的肩膀，然后便一直温柔且稳妥地停留在那里。

幸优一甩小辫子，回过头来，露出婉约暧昧的笑脸，之后用手认真地捧了捧男人的脸，像是一种小奖励似的。

只见男人俯身在她耳边短暂说了一句什么，她便摊开手，表示无可奈何，继而，又哈哈笑起来。

我的眼睛一路落在幸优和她身边短暂停留的几个人身上，好像没了这一屋子奇形怪状的男男女女。无缘无故，我对她的关注仿佛不能自控。

那个大牌设计师不知何时早已进场了。而我，还有数小时前还全然陌生的幸优也因人群一窝蜂的移动而被腾挪到了离彼此更近的位置。

“我还以为呢……其实，她也不高嘛。”

我对着空气说了一句，像自言自语，也像是对着站在

身旁的幸优。总之是有一搭无一搭的意思。

眼前的景象很是热闹。城中的年轻人都在追随着某个美剧女主角也从纽约空降到这里，站在那大牌设计师身边娴熟地摆着各种姿势，叉腰的和叉腰的。频密的相机闪光灯在她身上细细碎碎地闪，像刺眼的阳光打在破碎的玻璃上。

国际女星踏了十五厘米超高防水台高跟鞋，也不过才和正常女子一般高度。我不禁感叹。

更让我感叹的，其实是自己竟也能如此云淡风轻地和陌生人搭讪。而这陌生人就是幸优。

心底还是有点紧张，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如果没人接着这句该有多尴尬。

“那鞋跟至少要十厘米以上。真够意思！你看脚上青筋已经像树根一样了。”

站在旁边的她挺热烈地回应，尽管连看也没看我一眼。

之后，她又自顾自地继续说：“我说，真行！她又凑上去了。”

虽然说这番话口气很轻，但透着十分的嫌恶。

顺着话音和她的眼神，我朝舞台正中看去，某时尚类杂志的女主编，穿得风调雨顺，身上亮晶晶的物件垂垂坠坠，一个箭步凑到那美国女星和设计师身旁，像绑架人质一样，架着两个女人与她合影。

只见女主编这一瞬间还拉长脸命令台下的马仔选取合适的取景角度，下一秒，立马堆满职业笑容，真诚灿烂的让人招架不住，让围观旁者只想把脸闪向一边。

真不想看到这样的女人，好像除了“可怕”，找不到任何词形容看到她的感受。

说实话，自己不止在一个场合见过这个女主编，她似乎格外偏爱露肩礼服，尤其钟爱缎面质地的裙装。杏黄色的、宝蓝色的，任何时候见到她都穿得格外隆重，不知铆足了多少劲，但是看上去却让人极索然。一头黑色长卷发，总是齐刷刷地绾到脖子一边，与其说是彰显女人味，不如说是太过流于刻意的强势。

如果说她不曾在那头发上花大钱打理，恐怕无人相信。

但那头发，非常黯淡干燥。

面对此景，我正打算冷笑一声，身旁的她却突然一转脸，用特别活泼的语调说：“我叫幸优，你呢？”

然后，她以一种每个人所能想到的最直率的方式伸出小小的一只手。那种纹丝不动等待的样子，透出健康和不容置疑的力度。

我立刻也伸出手。两只手相互握住的一瞬间，传来的干燥、有力和恳切，就像来自一个惹人信赖的中年男人。被这样握住手的人，心里难免会不由升腾起对眼前人的喜爱。毕竟，长期以来，我是厌恶极了大部分女人绵软无力又湿凉的握手。

面对这种在国内很难见到的大方姿态，自己倒反而一下子被动起来。

幸优的一双猫眼，磊落地瞅着我，有点像山林里的小野猫看到同类后定睛地打量和仔细地嗅。我脑子里不禁跳动着这个词，“明眸善睐”。所谓明眸善睐也就是这般样子吧。